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端明集卷三十六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劉圖南

謄錄監生臣施能立

端明集卷三十六

宋　蔡襄　撰

哀詞

長子將作監主簿哀詞并序

至和二年予出知泉州侍親南歸六月十五日至雍丘長子勻感疾又明日至宋都二十二日逝去某年十八為將作監主簿孝悌好學予心悲哀詞以悼之

出國門而東行兮乘隋渠之飛流甫百里之畿邑兮將適攬於林丘忽長子之感疾兮畏藥石之難求一日數舍以息乎宋都兮旦暮冀其有瘳陰陽隔井而結固兮越七日氣薄而汗收曾言語精爽之不昧兮奄然逝去而難留豈不念親愛之歡好兮猶焉往乎窮幽慈母號嗷而屢絶兮少婦無依而寃愁觸百端而興慨兮怦乎予心之危而莫投長風吹沙兮浩浩白日照水兮悠悠燈青熒兮夜永彌想像兮沈憂嗟予百年付託之重兮

何為一慟而休資性孝悌而沉厚兮謂大吾門者必汝之由神理莽蕩莫可訊詰兮曷與善而為仇豈良醫不偶而横夭兮抑天命已決乎短修大化運轉而無極兮雖彭殤等乎蜉蝣惟故物之存在兮獨超解而遠遊魂之去兮侶假誰復魂之來兮哭臨盈舟耳目怳接其聲容兮考真實兮則不爱念中來兮不可以理遣自古皆爾兮不可以智謀終焉莫之見兮已矣撫棺永訣兮千秋

又

謂逝者為無知兮夢寐笑言如平生時謂逝者為有知兮親愛號絶盍歸乎來謂遊魂為變兮一氣聚散泯然無知謂明神不滅兮庶類回環誰其自持謂死為樂兮死者自樂生者自悲謂物皆有數兮化鈞播授大小隨宜嗟稽考之無端兮在聖人猶曰焉知極愛非中兮絶愛非道死生循環兮經言是考奄速所遭兮分而非召善不必壽兮惡不必夭逸驥萬里兮不跬而旋良木千

尋兮不咫而顛人誰痛迫兮不歸之天永呼大呌兮曾不加憐悵隔絕兮一息慘悲哀兮窮年

又

淮水漠漠兮淮山青青晝風索索兮夜雨冥冥叢雲聳湧兮虹橫窋樹翁鬱兮蟬鳴昔之北向兮與汝皆行今也南歸兮汝夭其生笑言粲粲兮哭聲風骨嵓嵓兮神靈忽不見兮歸予汝迎來無期兮孰知我情雲為車兮風為馬天無垠兮日西下旦出遊遨兮夕還其宮先後

走趨兮儼以雍容潔鮮兮衣裳芬芳兮肴䊵曷不御兮不嘗吁柰何兮悲傷

祭文

祭河南主簿張正夫文

謹以薄奠致祭正夫之靈夫安仁義而遺勢利其特立君子乎君子之為無所譏道焉唯仁義勢利雖然其中予於所嚮之厚以觀其終正夫樂聞仁義之說所嚮雖厚而天奪之年予不得觀其終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弟文

專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弟開封府太康主簿七郎君山之靈嗚呼吾至家始五日得汝訃音以六月七日感疾終于官哀苦號叫驚迷失次反覆思慮汝之行於父母孝謹於兄弟友悌於當官涖事公廉無私事細大莫不盡其心焉天鑒孔邇汝不應不壽而少亡豈赴告之者謬也發書尋繹皆姪燓與蔣生手疏日月苦疾終始無一謬者嗚呼汝其死矣吾聞死而復生者若秦

之誅人石勒之子是也猶幸其非望又涉旬月無有來問嗚呼汝不復生矣汝之永訣矣二親垂老早暮涕泣望祭千里之外汝之妻孥必歸江南旅厝異鄉不獨生者悲慟使死者為有知銜恨九泉終古無已嗚呼哀哉吾自五歲與汝從學及吾年十五再就鄉舉汝時十三蓋亦與焉衆所指目期必遠到其後三年與汝北遊京師吾先得官為臨漳從事及罷歸汝後登第還家駢首拜慶鄉閭榮之吾佐西都留守幕府汝時選注太康西

來過我留遊久之去年吾忝對讐麗名書府汝以畿縣

繼來相見今年夏四月吾謁告歸覲別汝於國門之外

詎謂此別為生死之別嗚呼哀哉疾不臨藥死不親歛

殯不拊棺吾恨如何汝即死寧無一言以別我乎豈赴

告者忍不書也將疾力而不暇及耶其亦忘我於無言

耶吾於汝愛為兄弟而學業為朋友每聚議通夕若出

入經史記傳浩博貫穿吾不在汝右逮根諸理論吾或

有先焉汝有遺文吾當録次以傳于後汝子猶吾子也

教勗養育待其成人扶持汝歸以葬吾土則吾志足矣嗚呼哀哉吾材與藝下汝遠甚覬汝光顯以大吾門今也亡矣吾力薄而倚重思此益悲平居議論當世得失卓然期有發于人者今豈復能力於是哉聖人推天引神以錫福降殃於善惡而作民監至於善不及福而惡不及殃學者惑之然則賢而夭孰謂其不壽也惡而壽孰謂其不夭也君子之論人也在賢與不賢耳不繫其壽且夭也汝之行之學之文雖不克壽吾謂之壽也夫

何恨哉獨手足之念無所窮極古有達觀之士一死生而超乎無有用是決滅情愛吾不忍為也嗚呼哀哉語言嘻嘻寂而不聞有衆陳前不食不飲魂兮何之其無知乎吾徒自苦耳其有知乎吾知汝之悲與吾均矣伏紙顛倒不盡所懷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比部文

自某行服退居里門歲時書問詞意敦勤今君順化聞信悽煩某也法不往弔言實無文猶憑薄奠遠感英魂

尚饗

祭蘇子美文

謹以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子美之靈世之推天者謂仁賢宜壽而暴賊宜夭苟反於是禍福之應則為無有子美之亡悼惜者多而或歸天咎大造鈞施授受小大兮孰為薄厚謂仁而賢行已適中兮自期不朽豈校歲年龜蛇木石兮如是遠久嗟嗟子美其中則豐兮其外則屯文詞涵浩海湧天旋兮莫見涯垠動作流行麒麟

鳳凰兮指目於人下視世俗可嘔而嗜兮可悅而嚬衆力一舉讙言一發兮羅致以文用是以困垂尾不掉兮尺澤之瀆世之所嗟年不克永兮志不克伸行信於友言行於後兮斯其不泯平昔子居吳余守於閩兮相去無幾音問之來放意自虞兮窮通一指慶歷之末余罹大禍兮退伏田里子以書詞慰唁諄諄兮無或喪死曾不隔日聞子信音兮痛徹肝髓禮法之制不行弔問兮哀傷而已今也吉服道出吳門兮子殯於此有觴列前

曾不食飲兮非平生比眉面笑言或髣髴兮子其降止子年四十髮白生顛兮朋友雕離人豈不多知我則少兮子獨何之歿者已矣生者浮游兮誰樂誰悲神乎來哉薦以達哀兮侑之以詞尚饗

祭范侍郎文

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侍郎高平公之靈嗚呼生死聚散物理之宜何公之亡賢愚涕洟人幸公年非有愛私幸公復用庶幾有利於時嗚呼使

公且存而復用終有為乎其無有也在天聖中公當言責時士大夫依阿厚嘿公乃言事傾動天下觸指奸權開道諫諍尹京之政例為寛大借吏齒牙光飾眉面公政清明卒以毁去羌種窺邊天兵議討公云士伍未可即用投書叛酋語之禍福逮其款附終若前料登於政府天子問狀公拔根株扳躡三代不為目前苟閒之計勸農養士塞窒僥進衆皆成波擠落在外至死流離惟道是賴大航檝維膠于泥沙涉者罔濟臨流齎嗟公甍

之初衆悼以譁市利田宅子女金犀厚味入骨老死營
持公甍之後獨無餘貲君國以忠親友以義進退安危
不易其志立身大節明白如是昇晚登公門嘗辱知遇
公喪在東欲弔無路陳酹以文千古斯慕尚饗

祭永嘉郡君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室永嘉郡君之靈惟靈出於豊
有來嬪於予能安窘貧天資令兮致養尊老躬事烹飪
無日而廢孝誠肅兮節衣推食撫育旁孤久而益勤惠

愛均兮馭下有度宜家以禮始終彌劭賢則著兮從予
小官至登近列奩服無加素約敕兮衆善脩舉壽考宜
多僅及中年奄忽化兮嗚呼哀哉姑失孝婦兮廟失芳
薦夫失良偶兮子失慈祜念生存之所立悵神理之難
究嗚呼哀哉人誰不死第有後先日累月計或促或延
萬世前覲奔湍不已就令百年亦一息耳較量多少何
者為是溪陰崇邱卜茲吉壤具也守符勢莫得徃奠不
臨棺涕泗南望魂來歸兮安居嗟予哀之可亮尚饗

祭六監簿文

遣使以酒肉之奠告汝六郎監簿之靈嗚呼哀哉嗟予生之不厚屢遺災於子姓唯汝嶷然而遐舉逮勝衣而冠聘既授室以承事謂傳家而襲慶去年出乎宋都曾未旬而大病嗟汝母之愛慈慟哭絶而還併旦暮撫棺而不捨終相從而隕命嗚呼哀哉二旐南歸悲感行路況我天性孰云省悟吾於今年髮秃齒蠹沈憂傷人獨語誰訴望穉童之成立念衰齡之遲暮山川迴復兮故

林雲路悽慘兮歲陰幽堂既啟兮卜食惟吉宅邱之左兮慰而母心官守之責兮莫不臨視訣汝以詞兮涕泗盈襟尚饗

祭杜祁公文

慶歷之初邊圉多事生民被害天子思得賢輔相以脩庶政於是擢公宥密公以暮年當主知遇與國謀謚念其自効莫如薦引才能迺條當世士可以為時用者數十人上之會朝廷適已拔任除目既下而公疏中姓名

往往契合有不悅公者乃訾曰上方用人而輒薦引是欲私自朋比也公不辨而求士益切旣而作宰相其時為諫官以親求郡得福州將行公又疏曰蔡某願少留之不宜令遠去公之同列曰彼求外補而復留之豈非朋比耶未幾公罷相知兖州遂請老以歸天子思之遣使存問當時指以朋比者不數年列臺閣參待從天下之論益知公有大臣節直己徇公不恤於毀譽不移于用舍也昔公之存其未嘗以不才累公為謝今公之甍

可無言哉嗚呼其於公門無有雅舊一見加禮公寔我厚繄官南閩哀誠莫究侑奠以辭永示于後

祭王侍讀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侍讀原叔八丈之靈惟靈學通貫變文紹高古華林勸道獻明帝所禁密顧問闕職斯補善與物同世罔有拒當其議論乃心自處智力未究要于夷路孰不永年公何啬而不與孰不持秉公何後而不舉念哲人之遐躅豈外累之足數信問來門官推守

土悵天涯之弔酹異西軒之笑語曷書牘之具存終已焉其無覩巘巘商邱新阡其下一奠伸哀幽懷莫敘尚饗

祭曾奉職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奉職之靈生於世族蚤服武冠在力可遠而失於一蹶在世可舉而留於漸磐既浮沈於海表亦逍遥於物端余昔初官際君清顔矜豪棋塞之勝寓適觴詠之歡念言始終實惟二紀會合

有一笑之樂間闊有尺書之委前典州符君迎我喜今
茲復來遂行邪禮感游舊之彫落嘆歲華之流駛揭素
旌兮悠悠出郭門兮道周瀝斗酒以伸訣君有知乎火
留尚饗

祭皇考郎中文

嗣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某蚤
聞義訓參處近聯頃緣合食之恩均施漏泉之澤恭惟
禰廟超正郎曹某被詔還京涓辰展墓肆陳寵禭痛哀

劬勞永思昊天罔有窮極尚饗

祭劉屯田文

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蒙伯屯田二兄之靈嗚呼天地之大其如傳郵乎人寓其間若行旅之奔趨相値而喜相失而吁何數十年之游從而不見於須臾我自閩來子官江涘扁舟迓我境上百里我有宿疾攜醫就治意有緩急實為依倚我卧客舍幸子來臨笑言譬喻調護之經間隔一朝聞子被疾曾不及旬遂兹

奄忽奉書詞之委曲將永訣於幽明以愛子而見託豈薄夫之可承哀哉材可以通事變而不施於政智可以裁幾耿而不任於時豈牢造之無意抑志念之相違前造子庭賓主之儀令也入門闔棺總帷義雖朋友愛均兄弟哭奠一觴詞以達志尚饗

祭外甥陳法曹文

專以庶羞之奠致祭殁故法曹之靈人之悲愁兮必歸於天胡畀汝材兮嗇於壽年有藴不伸兮孰知其然惟

汝少孤兮成立之難志氣高舉兮困于小官走驅嶺表兮塵土其顏誓將退耕兮何有田園嗚呼哀哉慈母之愛兮愛於汝偏婦歿於途兮旅柩未還穉兒幼女兮誰與加憐文章固有兮寂寞殘編國門之外兮曾非故阡終必南歸兮兹其少安嗚呼哀哉鞠汝誨汝兮今復收汝疾為之醫兮喪為之主衰年慟哭兮痛貫心膂魂魄何之兮莫知其所尚饗

祭八廷評文

以酒肉之奠告汝廷評八郎之靈天之理不可推人之事不可期嗟爾生而純明宜百其福冀爾大成以熾吾族奈何生不及壽仕不及禄作善之慶曷云反覆噫情莫若父子之親痛莫若死生之别情深痛重腸胃分裂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祭神文

鱔溪潤德靈府感應王慶歷中某為郡守夏旱不雨民憂失業時詣廟下以山川之職致請於神五鼓東行陰

雲四起奠拜既興澍雨成潦農畝霑洽人有餘食迺新
王宮以答靈貺今將卜年復興符印其之事神不敢火
怠秋田乾裂百姓聚首有望於神神其敕職活吾生齒
無弃前功以貽神羞

又

其聞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泉州所部仍旱三年
歲穀之入十得三四鄉無廩儲仰給海外或食草木遇
病輒絶今春膏澤及時田野早種乘夏之秋彌月不雨

日赫而暵苗茂而枯其實有土既憂且懼民命近止非殍即流神乎有知其亦忍此而不惠哉守封有罪罔敢逭罰勿俾斯民罹于大患神其恤之去災爲利特顯神休

又

去月二十日詣神之宫以境内久旱有請于神仍與神約曰民命近止即七日不雨當鑰廟門以待奠獻甫終雷聲隱然停午之際隂雲四起攬轡東旋旗旆飛揚甘

澍初作山川改色大熱一去牛馬其風至于信宿野有羨流已蕘之苗根株茂遂垂殖之人歡謳踊噎唯神之意憂勤于人若是之至惟民奉神萬有千載亦罔敢怠

又

某祇臨郡治已越旬浹究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急者然太守能治民而不能為雨以雨活人莫如山川之神考据典禮諏于有衆惟王其當之某謹齋戒詣王之宮為民禱請若一日二日七日霑足封境太守率官屬

集鄉社簫鼓牲酒顯王之休若言而神不歆旱甚而雨不作是太守不能事神而神不能愛民慚羞不職與神共之

又

春秋傳曰乞者重辭也故君子恥之甚至郡二十日田野乾燥稼穡失望百姓憂愁有乞憐之色諏詣王宫歷懇載詞以達神聽惟神昭恤庶民敷厥厚澤茿者暢茂憂者歡怡神能愛人救其饑乏甚事神以禮雖重私行

而不愧也治牲羊薦酒醴管簫歌舞從其風俗王其歆之唯神於禮法不録太守於禮不應私祀以請然而民人有言惟乞神而靈請而從私猶且甘心况公溥乎

又

去年夏旱甚惟民之恤不敢以禮自朿輒造神所必選雨作既而霑足遂謀新宫以荅神貺太守不德天復降旱慚羞强顔復有所請若夫雷雨之施其不救以活猶太守之知神靈而不屈以請其可謂仁乎夫守神之道

始興而終通其為天下之守臣而神為吾之守神若夫拜教之通塞民政之能否其之職也風雨愆和疾癘彌作神則為之此所以興也若守臣悉心以治而神不弭災以福民降休神享明祀豈不謂通乎

端明集卷三十六

端明集卷三十七

宋 蔡襄 撰

神道碑

光禄少卿方公神道碑

方姓周方叔之後東漢紘避地丹陽因居歙縣世為豪長唐泉州刺史取述者紘之苗裔歙睦最近公之六世祖唐季之亂由睦州徙家泉州興化縣曾祖諱京仕偽

唐為清源長史祖諱守禋漳州漳浦縣主簿有詩三百篇曰仙巖集父諱鼎太平興國初陳忠順王以其地歸朝廷即泉之莆田立興化軍又徙為莆田人累贈工部侍郎公諱偕字齊古少聰警十四能為文詞薛公奎知縣事公以文見薛意其少年倩詞於人延坐令作賦一篇立就薛公器其遠至二十進士及第授温州軍事推官校其州之進士州守以客不私託公曰貢舉無容私出之守導客訴于監司覆校不私守以是免罷歲大饑

民有欲隷官軍以就廪食而兵有定數吕公夷簡爲提
點刑獄公白之曰温民饑且死勢將聚而爲盜豈若署
壯强以尺籍且消患於未萌而公私交利乎吕即移文
於州縣點七千人再調漣水軍判官部有浮屠人曰婁
道者能以術却寒暑驚眩民俗所至受施金繒無量其
徒以高貲爲姦横公密捕一夕輒病死没入其財而逐
其黨轉運使梁楚聞公材能每委以難事因而保薦代
還吏部銓將上舉者姓名或諭公曰保章固多宜置梁

楚宰相之所甚惡者公曰梁知我者倖遷而置之吾不為也及績最上中書丁謂果沒之又為汀州軍事判官唐公肅使福建建之建安訟日數十百命公權涖旬月之間至於閒靜縣莞茶山先社集民數千譟山谷中助達陽氣以發茶茗公名害吾農時而作無益耶是歲不用後亦遂止丁侍郎憂去官外除改著作佐郎知福之福清吏質衣以自給人至今頌之徙監南劍州石牌場月入白金三萬兩就遷祕書丞久之徙知資州資陽縣

還太常博士未行喪太夫人行服景祐二年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御史中丞杜公衍判審官院與公無雅故因
視閥閱曰唐公高潔於人少可今力慰薦如此子之才
行可知已會被詔舉屬官即乞公殿中侍御史朝廷以
實無資歷不如詔又請御史裏行其官久廢罷之杜公
奏曰臣所知者無如方其即不如例願令他官舉薦於
是除推直官雷孝傑知代州貪贓不法屢鞫失實公馳
驛往劾即正其罪還見賜緋衣銀魚澧州逃卒從民李

具就備而歎其直遂誣其家事摩馳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捕其族三百人薦棘於州門獄久不决詔遣治之公詰之曰必得被殺者主名乃疏其姓氏鄉縣移問所疏或存或亡悉有根柢無見殺者告者伏法御史知雜事龎公籍薦為殿中侍御史裏行二年即真命又遷侍御史使南都降慮獄因時鴻慶宮災將議脩覆公引漢唐罷原廟故事疏勿復治以答天戒元昊叛邊寇塞門寨鄜延路副都部署趙振閉城不救塞門沒賊大帥言

振畏懦當寘於法公將命按問振以逗撓其當棄市公入為上言振兵衆寡不敵出亦為餌矣振得不死流竄改開封府判官時西兵未解軍資百出取辦臨時民苦不聊朝廷遣使四出以安撫之公往江南東西陛辭之日曰民所甚急者行而後奏事大而緩者請以須報庶乎惠澤速逮於下也比至去貪暴薦循良數十人平寃死決滯訟威動所部先時轉運使第民産高下給以乳香令其輸絹民輸之絹而吏奪其香率空手去三司出

綿綺之類下州郡督之促期斂錢而帛無所用公一切罷絶而上其為害之狀轉運使坐免其恤民疾宣風旨率多此類入為三司判官使契丹復命拜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賜金紫糾大臣之不循禮法者數人九十六日擢副三司度支是時江淮發運使與諸路轉運使事皆違異歲漕闕其舊常除公天章閣待制充使江淮東南乃辦發運以近侍處之自公始也移知杭州杭於吳最為繁穰公時與賓從載酒殽鳴絲管

周遊湖山之間牒訟至前談笑遣之若無可為治者二年未嘗有留獄遷刑部郎中以疾得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祀明堂恩為光禄卿歸休里閈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終于家年六十四詔中使賵贈明年正月八日葬侯官村之靈隱山公嚴明潔廉察民情數民事尤劇益以精敏其下少欺必擿之惕惕畏伏在三司開封每議刑平獄鉤籍領通財利率有條理後以為法性樂人善汲引後進常若不及生平所任保二百餘人多顯達者

尤善飲酒遇酒聰明過於常時知福清吏乘醉白事明日覆之吏隱其一公曰有某事在吏叩頭謝使契丹其主酌大金瓢屬之曰此所以侑勸也公不辭酌之契丹大驚喜遺以名馬號其器為方家瓢云母王氏贈太原郡太君妻陳氏封安定郡君故祕書丞諱靖之孫女也子四人浹漳州長泰令洽守將作監主簿早亡沃太常寺太祝澤郊祀掌坐女七人適劉孝先陳勵王拱並進士宣州涇縣尉鄭伯齊福州連江縣尉李昭文二人尚

幼浹既克葬乃以書載公之官籍拜除卒葬之歲月請於某曰先君之於法有碑其文將誰託予某謹序而銘之曰

任職於朝志不上屈作政于藩勢必己出臨劇以簡明謹惟刑為利以寬矜恤惟民要望是更法從之睽何命之嗇疾其末年壽兮必終德則滋久銘以著之唯公之有

墓誌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胡氏世居長安詢為唐兵部尚書其孫韜因亂留蜀為偽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於君為曾祖生泰州司寇參軍諱脩己卒葬海陵司寇生寧海軍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頴意經學兼通律呂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愛義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

試祕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昊寇邊陜西帥以辟為丹州推官後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遠者九喪歸葬服除遷保寧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又召教授諸王宮病家辭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殿中丞驛召會祕閣議樂除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尋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仍與議樂樂成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官政從其子志康

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終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何山之原母陳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人志康進士及第志寧志正皆力學長女婚大理寺丞滕希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尚㓜孫守約君孤進所立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周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祖皇帝嘗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之君初得對崇政廷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

幾報罷及會祕閣議按周禮以正鐘律用上黨黍列為九等纍其中者為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於是徹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廷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聲工者習其聲之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難能也先有議鑄鐘當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宮縣諸儒侍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蓋積二十年而後成其

間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抵止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括劘為文章皆傅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大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為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

諱忌為避既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盖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詣闕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障厮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被邊利害以資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觀君之所為不以異己又翕然稱之君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歿所著資聖集

十五卷藏於家嗟乎士之有志於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功於誨人其施愽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為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誌

墓表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

公諱仲宣咸平三年明經登第歴梓州銅山鳳翔麟遊

二簿調永興司理參軍又為瀘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縣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判官薦公之行能於朝者十數人由是除大理寺丞又四遷為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葉鄭滎陽二縣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華州由知資州最後知郢州以景祐四年三月七日卒于官春秋七十一公之為治應事輒決未嘗迎立科指辨詞周復細民自得盡其情實然慈恕雖發見巧偽不忍置之深法所至之州若縣其人至今皆曰尹思公為我

主曲直寧可得也其尤著明者許州進士朱公祐嘗遊資州當是時公初卒資州聞之鄽巷傳道老穉相扶擕涕泣入浮屠宫哀號弔問道交踵往來數日而後已公祐於公父子間無平生之舊美公愛於資遂記之以傳於人曰遺愛録云嗚呼公乎其厚德者歟古者太守刺史權大官久能以威惠滋其下故時有思者今之為郡需三歳輒更罷去事小大率有法令雖材者巧摘奇斷立威刑以為强名然其居也民畏之去則已矣公平易

不設垣塹悉驅所治之民而內之俾其自安之存無能
指引一二事以稱說及其終乃懷思無窮豈非盡其中
者其迹愈隱而其感益深乎公始至郢州以書語其子
洙曰吾州土風和民俗厚有所治有池臺樹石觀遊之
美可以休吾心焉終此觀吾老矣署事始三日丞作被
疾比呼醫至已大劇志莫克遂可悲也已公之先世居
太原祖其贈光禄卿奠河南壽安其後子孫遂居河南
考文化仕至尚書都官郎中以才能名當時累贈刑部

侍郎母鄭氏追受德興縣太君夫人張氏壽安縣君以賢德稱於内外族前公七年卒子男源洙湘沖淑沂澄七人源洙澄皆中進士科湘以隂補官沖淑並早亡沂尚幼公之卒明年十一月從葬祖考之兆其孤謂𦾔曰歐陽永叔既銘吾先君子之行藏壙中兾千萬年以永存子且無詞慰予哀乎𦾔謹次其始末用考信於後人其年十二月日刻石以表于墓下

楊公明墓表

予友楊公明景祐元年登進士第籍名下吏部銓將補官輒病其年某月日終于京師其友張平叔用浮屠法火之而歸其家以某年月日葬于阜洋之北山嗚呼人孰不貴子之禄不逮其身人孰不壽子之年止於二十有七天乎命耶予莫得而悲之惟子之志不得伸而利於人者最可悲也予幼學於鄉序及長舉進士與公明並研席者數年公明居一室方牀環列册書而飲食寢休於其中蚤夜讀誦不休羣居談噱終日過耳若無人

笑語者於是博通經史予觀公明而自省日益脩勵即戲言小失亦媿公明之知者予之道獲益於公明也久矣間嘗語予曰今世取士失其方而仕者多所矜伐智詐以為材能位通禄厚侈心夸欲縱肆使其風流霑染於下媮靡敗爛我曹儻得志正當立誠苦節以代磨世俗予甚器其言而未知其為利之博也自予入官奔走四方游京師覾世俗態狀益思其所以語我者嗚呼公明亡矣予思其言則矍然檢己之所為使公明且存其

規我者豈少哉此所以不獨為今世惜也公明諱暈五代祖萁唐末因官入閩兵亂不還留居泉州之惠安縣父處士君輔以善行隱於鄉妻陳氏一男尚幼嗟乎公明之不顯匪予誰咎詞以紓哀刻之墓下後千萬年指此邱曰賢者之宅無敢或壞慶歷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記

許處士墓表

處士許君諱懷宗字德祖有長子曰程為潯州司戶參

軍次曰稹祕書省著作佐郎某嘗與著作君學同舍觀稹之為人年最少而恭謹有法度逮過其家拜處士為丈人行聽其言懇懇誘人於令善而考之鄉黨稱處士默治其心居城市接應鞠然視公府門若坑塹不敢投足力衣食未嘗欺人以入一錢不校有無資其子以從學然後知稹之行己者抑有所授也及程稹繼登進士第調官得食而處士亡矣生二子自立其所知而材薦之者皆當世名公卿每知其子者必曰其父母為誰耶

則處士不待書功行列姓名蓋已見之其子也雖然處士名氏不著以聞于後其子之孝心不能自安也皇祐四年秋二子來京師謂某官在太史宜與世人別族系而銘行實又久知吾先君願文之以表墓域之側處士興化軍仙遊人年五十三卒於天聖八年三月十四日其葬在縣之潘衡原娶楊氏有賢行常從子稹禄養盡自清儉如其子之未仕也後處士十五年終年六十五男三人其季曰稹女三人嫁為里人妻曾祖諱祐祖諱

潤父諱術皆以善訓傳其家者凡史氏所書喜家世與功伐以其能修健其文詞處士世微而中修故所以文之者約也約也者所以重之而必信者也八月十二日右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判三司度支勾院蔡某撰

墓碣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禄卿劉公墓碣

公諱若虛字叔陽姓劉氏漢之袁楚元王子孫不去彭城歷魏晉以來彭城劉猶為著姓至唐司徒晏以雄材

精智用轉流輕重之術於乾元上元之間飽國饑者二
十年至宰相功名益顯晏兄暹爲汾州刺史治有聲稱
生大理評事談經評事生左常侍濛常侍生吏部郎中
埴自司徒至吏部四世或居長安或在汾晉吏部生攸
賓公之曾祖考也爲鄂州節度判官湖南帥據其地自
王兵四起乃以其孥循江入閩居泉州卒葬南安縣始
爲閩人鄂州生文濟是爲祖考徙家福州閩王王審知
以其女妻之卒官吏部郎中生皇考府君諱甫閩亡仕

錢吳越王法自取所部以為倅府君不入一錢逮王歸
京師而其官屬大小皆得仕府君以母老辭不就禄至
今鄉閭稱其孝廉娶李氏生子九人公其次子也公嚴
明有大略始學見鈔録集書如白氏六帖類即麾去曰
要當以法禁去之耳通五經大要摘其旨義以為修身
治官之用不茍為利禄學也咸平五年登進士第授大
理評事知温州永嘉縣還上所為文章真宗皇帝尚儒
每親程自言者召中書試就遷寺丞知隰州温泉縣移

通判保定軍再遷太常博士通判洪州大姓胡氏子殺人以厚貲雇老貧者代死舉郡爲之覆藏獄且成公曰被殺者年少壯强今囚瘠老豈能制其命躬劾之果老貧者自賣以資其家於是捕弃胡氏子市出受錢代死者郡中驚伏瀕江民以漁爲生而土豪常半取之曰江食我田汝漁當吾田所也公按視奏除沒江田租縱民漁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知邵武軍其俗鬼而不醫平居殺牛聚酒侮欺善良喜鬭擊以氣力加人而得罪戮意

愜不恨公至徹淫祠禁巫覡教病者藥朋醉羣鬬賊竊
恃强寘于深法又治孔子廟收學者為之開說孝弟之
行尊奬賢節吏民刷故所為而聽公之所以為俗習大
變年五十終於官天禧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也其年九
月八日辛酉葬福州懷安縣越城里公以恩受其父之
太子洗馬致仕祖母馮翊縣太君母潘源縣君夫人新
鄭縣君贈工部侍郎潘吉甫之女謹淑有禮嬪於大家
承上以順睦衆以和終三十年人未始聞其笑駡聲閨

門之内肅然也及公卒愈自約以奉時祀勅諸子學遂以有成為婦為母皆有稱問男四人長曰鼻不遡勢利負奇自隱曰弈有大材智曰异以文學知名皆終尚書屯田員外郎曰戒未仕女適進士林孝伯某初與奕异為同年進士弈甞謂予言丁謂為宰相私天下士必歸我乃得進聞公聲名欲屈一見即推進之公不肯往於是始知公之所以立身也慶歴中余知福州州人言公事親親有疾輙不食酒肉居親側雖大暑中夕必嚴衣

冠長幼内外皆有法度鄉人効之又知公之所以為家也後為轉運使至邵武邵武稱公康平市人持物入廨舍以就善價屬官莫敢侵牟治事快於決疑静於臨劇初若不更意慮及施下皆當理要守法不貸而民不敢怨又知公之所以為政也是三者皆世人之所難者故悉書以為法公以二子為郎累贈光禄卿銘曰

劉自漢文史載陳唐有管蕭晏其人厥材絶特持國鈞晏兄而下八世孫剛嚴明允惠在民蟠于郡治屈所伸

種施必獲後嗣振𢘉從考信唯隧文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潤州劉君墓碣

君諱奕字蒙伯其先漢唐以來世有顯人至祖考皆仕

國朝考諱若虛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禄卿光禄之碑

其嘗銘之系次詳焉君天聖八年進士及第授惠州推

官疾不果行次調南康軍判官移知洪州武寧縣事改

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官歷知鄭之滎陽鳳

翔府判官通判漳州潤州事以皇祐三年五月二十三

日終潤州年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福州懷安縣靈山鄉越城里夫人陳氏封寶應縣君子康夫寧夫岐夫女長適韓昌國次明州慈溪令陳章其季進士林回君於文章要以道理為得不茍聲律其論性情推明孔子之法尤非浮屠所傳力教於人開曉其路從之學者咸以吾道自處乆之貧無以生就舉進士中乙科喜曰吾不能為時之文章恐不復得仕進今幸中第吾志得矣其在武寧民喜訟而易刑為令者多嚴法以止之

猶不能勝君雖細事為之盡心有兄弟訟者譬之親愛
之理以感動之輒涕泣自咎引去刑省而民格慶歷中
元昊叛陜西用兵韓丞相為經略使辟君鳳翔一道兵
民劇事多倚君辦集連年兵敗民窮乃上書朝廷言其
兵所以敗民所以窮之狀其略曰陜西之要練兵運糧
最為首務其策皆未為得都部署者上將軍之任也而
無專制之權其偏裨才否不敢輒去留之軍無行陣之
法見利輕進畏敵遠退所以每戰必敗偏裨不死上將

之令士卒不知什伍之制其理豈有勝哉邊戍益多廪粟益廣轉運使職其事也今之轉運使皆以序進不計其能未更年歲屢遷易之文書凡目曾未能知其暇以民為意乎一方之患内靡度支外輟兩川之賦調及天下關陝之民流離窮困而邊儲日窘不幸天下之患有大於此何以支乎蓋由轉運使不擇其材不久其任無所歸責也又言被邊宜募士人給其閒田使之自衛其境可以省費言數十條率多此類事格不報漳州漳浦

有虔州民四百人入縣買官所賣鹽令捕之民因鬬拒遂鞫其私販而强置其法應死囚多繫久疫殍相屬君爲喜其非私販而出其不鬬拒者坐法數十人而已君初仕願天下事若無所爲而可辦歷官二十年所至施爲謀議多不能如其意然後知不可以力爲也於是補吏南歸展省墳域緬然有退耕之志而未果也其終之歲予適寓潤君病濆以手書謂予曰吾止於此矣惟穉子遲託既終斂無新衣槖無餘資郡使民集錢二百千

以賻夫人辭焉歸葬於閩居無室廬產無田園勤勞其家清節不渝夫人之力焉嗚呼十年之間康夫以學行自立而能請文永其先烈子既悲之而又慶其有後也

銘曰

文弊於詞在天聖初牽拘媿偶華調劘禽君於斯文本末扶疎世言情性淪于浮屠君為中庸聖哲之樞經營萬務於時有需既官于陝畫思夕圖條兵轉餉實究民痡上書于朝事顧之殊漳有宽獄卜百其徒辦處平治

脫釋不辜最後丹陽聲聞益敷齋終克明歸宅海隅父子兄弟次序不踰既順以安斯其已乎

端明集卷三十七

端明集卷三十八

宋 蔡襄 撰

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墓誌銘

君諱冀字希聖潮州海陽人也曾祖珍祖知蓺皆以學行為鄉人所慕父洪裔贈殿中丞少喜學問手鈔經史傳記數千萬言日講諷自休以是終其身母夫人許氏

封頴川縣太君君既勝冠得所藏舊書益刻厲考治以為詞大中祥符八年一舉中進士第歷辰惠二州從事以判入高等迴授大理丞又遷殿中丞太常博士入尚書省為屯田員外郎歷知歙州績溪及歙二縣治有善迹移同判桂州以母老還官事歸養不得請改知梅州被喪去職及還朝復官通判杭州寶元元年三司度支副使段公少連薦君監京師征筭二年十一月戊子疾發且殆其子從先取股肉雜糜飧以進祈疾少瘉卒以

其月庚子終于官所年五十四康定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即塟于大墓之域夫人黄氏封萬年縣君持躬有法式處大族上下無異言子男從先從思從可皆孝謹力學女三人長適進士盧幾次適邵武縣尉阮逸其季始笄孫六人皆幼君讀書不以博記廣聞為志務躬行其所知者平居與衆言開陳理要或持異論亦未嘗力辨以屈之及從官當事前有事勢可壓以奪人者君自守益固其直而後巳在辰州時五溪夷獠嘯聚攻剽城中

益兵以守君從所分卒往來督運糧餉每先期至事平詔褒之欽州舊常第民資產歲斂錢三千萬傭僦舟人挽浙江鹽鬻以牟利久之民愈病或亢散旁郡轉運使以利病聞仍表君為欽縣兼總運鹽事君至更請募人為卒度材為舟歲漕益多而斂不逮下流者還集其服勞革弊舉是餘可知也初君卒將作監丞黃君珹以書至洛謂其曰林氏諸孤哀不能言將扶持全柩背淮絶江山出吳閩數千里還故鄉以塟幸而得子之文以銘

其先烈不亦慰諸幽乎某明道中從官漳州始遇君郡下君以某為志於古者作詩稱譽嗚呼今以是銘君墓辭曰

求而勿懈者享則既豐委而不與者畀迺弗充覃延厥後兮紹德収功列文幽堂兮以訊無窮

葛君墓誌銘

君諱宏字文淵先世居廣陵唐末廣陵兵起舉族渡江而南至江陰遂留家焉曾大父諱彪以耆德聞于鄉邦

大父諱詳少嘗負知能謂於時無所用不若施于吾家以自効乃力于田數十年累致巨資益散施以廣名稱父惟明一舉進士不中退而積書數百千卷戒子孫業之君始稚已能去紛侈從鄉黨之學既長記誦通博由鄉舉至京師視等輩之賢已者輸盡誠禮屏所挾焉而下之故與游多聞世之士意氣豪舉文章亦甚壯健不能工偶配皁白繇磨細碎以是五試春官輒𨩇罷晚乃寄隱於酒覩少年新學躡其後跳取貴盛一以命決不

拄于中然以己之所學稽本於古人揣稱當世之務甚悉尚汨焉無聞孰與發而在人慶歷元年秋詔選進士君時以霤疾猶强力持筆研屬文辭以求貢比歸益疾殆九月四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二以某日葬于青陽鄉母夫人承氏與君之父皆年七十餘而哭其冢子哀甚夫人耿氏躬率禮德以宜其家子男鈞鑄鏜皆嚮學敦謹將大其世二女長適進士陳賢乂其季尚幼君於某為婚兄弟求知君之深而宜銘其壙者某不得辭銘

曰
悲乎文淵學足以辨興亡之端而文足以通義理之要卒不克施其命矣夫

葛處士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承氏世為江陰人居其家以孝謹稱父諱懷與擇其里中人以行聞者而歸之遂嫁為處士葛君惟明之妻當夫人之歸葛氏方為大姓族屬親疎姑姊娣姒節時往來佩簪纓珥序列慶賀者甚衆夫人處其間自

少至壯且老卒無與忤孝婦於尊章恭畏自力姑其子婦益慰愛之故其生雖親者不敢少慢而死也雖疎者哭之亦盡其哀享年七十有六其終于慶歷二年八月五日以十月二十日葬于青陽鄉脩德里之原下生子八人男五人宏求皆舉進士不中第卒定向勤養不懈宜上書論邊兵利害得本軍司仕參軍孫六人鈞最為長旣有子矣女三人長適屯田員外郎淩景陽封丹陽縣君次適進士陳玉皆先夫人而亡季女之壻著作佐

郎館閣校勘蔡某為誌其所葬而又銘之曰
夫人於家淑孝則聞既歸而宜法度是勤有子入官女為士妻家婦持孫福祉實多三月而塟中禮之常考卜既吉寘文以藏

贈殿中丞陳府君墓誌銘

府君之先曾祖諱沆本魏人仕後唐因官江東為錢吳越王偽署朝散郎知明州鄞縣卒葬四明山下子孫始為吳人王父諱鏜聲名出吳中錢氏欲以補闕官起之

不可皇考諱處瑩博學於周易楊雄太元尤雅悉其要
錢氏數以禮屈致冀得為用亦避不顧及錢氏以地歸
本朝遂徙居京師府君既長矣傳解經術尤工楷法得
善書多手鈔之嘗夢人有授其蓍者因專意治易其得
要妙皆誠心潛通不扳舊書師說貴游大人或即其居
而訊禍福府君曰吾老於易於是求聖人心焉又以其
數度天地萬物消長及天下之所以興廢人之窮通不
足引吾術以証愈閉距不言日與諸子考經傳疑說雖

然自娱垂四十年以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十四日終年六十四男三人長曰見素終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大素字仲華祕書丞審刑詳議官曰元素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盧冲次適殿中丞潘軫府君諱光現字晦之以子登朝累贈殿中丞娶吴興范氏追封本縣太君以慶歴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塟河南緱氏縣唐興鄉蔣里以吴興太君祔焉仲華於其同年中進士第先塟以其世家求諸銘判銘之言名也列其先德以及自名府君

之德著而嗣子繼以仕進仲華涖官廉平以材能稱於
時將大其後銘曰
世以善脩而賤貧者或驗於天若府君究易之本行潔
而堅其享之厚孰與夫空富而且貴者耶
尚書主客郎中王君墓誌銘
君諱惟正字晦蒙太原人曾祖王父諱襲王父諱劇贈
大理評事皇考諱恩累贈尚書工部侍郎皇妣范氏追
封昌樂縣太君胡氏封永安縣太君王氏之居太原者

為大姓自君之先數世無顯者君始舉明經咸平元年中第選注瀛州司户參軍㑹契丹鈔邊河北用兵擇能吏督芻糧君兼魏鎮定三州皆以期辦轉運司以狀聞於朝授光化軍判官兼通判用保薦者改光禄寺丞東封西祀恩再遷大理寺丞賛善大夫又遷殿中丞國子博士賜緋衣銀魚入尚書省為虞部金部司勲三員外主客郎中初知懷安之金水通判耀州事州將尤濤與君論事不相能條君十八事不如法者以聞詔辨之逮

獄具而濤悉以誣服人益稱君廉能移知絳州歲饑民
流輒發常平倉粟賑之時權臣有不喜吏在州下風君
去之且得善官不肯應其後當丞殿中抑久不報君力
辨乃遷被工部喪罷歸服除歷知遂雅衛德四州雅州
之俗右鬼神而巫覡憑依禍福勒民財以自利君按祠
廟之不在祀典者投其像於江徹屋材以補官舍巫覡
為之易業龍圖閣直學士劉公燧表君廉平可監刺列
郡授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升廣南西路轉運使時安南

西道節度使南平王李𥨊乾德二子與其叔爭立叛掠宜
欽邕三州敗戍兵殺寨主勢以益振朝廷委君與曹克
明圖之君訓兵走粟為守禦策作木龍斷欽康海路賊
不得進君度其内爭必一而止勒兵待之踰年一子果
殺其弟叔自立遣使稱藩交趾平君應例遷回讓贈王
父一官即評事君也居嶺外聞祖母病請解使職幸得
便郡以就養遂知解州道京師圖上交趾事宜賜三品
服至郡十餘日徙晉州未幾為江東路轉運使丁永安

太君憂還充三司戶部判官言錢穀利病多所施行潞
州於河東號為繁會君得之勵精為治屢辨究獄入判
三司憑由司出領亳州密州㝡後再為絳州慶歷二年
七月二十日終于解壽年七十一以四年九月二十日
葬于其所夫人韓氏封萬年縣君嬪配之宜治家教子
悉有法度子五人長曰敏中試大理評事監楚州鹽倉
曰執中未仕而亡曰柔中遼州遼山尉皆以蔭補官謹
而好學為吏得其家法女適殿中丞長路開次適潁川

陳晟次適右侍禁陳宗望孫三人君喜書史老益不懈尤通緯象卜筮之説持己以儉奉官以法仕五十年而無吏過將奠諸孤謀曰古人之傳於如今者託於文也況郎官於令應刻石以載功德不刻不傳其惟孝思乎建中㝎叙其世系官次治迹走求文于余為之銘曰吏治之興功利脩科條奮奇斷而不顧者斯可謂之材矣然不移勢要根人以資己唯是令善必昌厥後

右千牛衛大將軍致仕陳公墓誌銘

公諱顗文字輔臣其先世臨淮人曰珂者因官入閩居泉州仙遊兵阻道絶乃留不還公之曾王父曰太子太傅諱某王父曰太子太師諱隅皇考曰贈中書令謚曰忠順累封南康郡王諱洪進皇妣曰鄧國太夫人林氏曰河南縣太君林氏者以公追封公之配曰太原縣君故永清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公守斌之女公之男八人長曰西頭供奉官宗顔次曰三班奉職宗晦宗魯其幼而夭者曰宗回宗旦皆奉職曰宗周借職曰宗可宗

傑皆未仕女十人長適皇屬右屯衛大將軍宗鼎三人尚幼六人夆世一為内殿崇班閤門祗候馬崇懿之妻

公之歷官自南康王上漳泉土地之圖除武寧軍節度使授公徐州衛内都指揮使王蘧補西頭供奉官七遷至供備庫使真宗皇帝祀汾隂恩恤勲德之後以公為閤門祗候公之歷任監莞之局六泰州長道鹽酒稅䕶民渠文思院致遠務芻秸之司酒齊之職兵都監之命四興元府舒廣二州許州之長葛一為泗洲廵檢再為

明越及虔吉郡都巡檢使慶歷二年以右千牛衛大將
軍致仕明年二月癸卯終于建初坊之第春秋六十九
以其年十二月丙艮塟于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子
原從先王之域公之世家功業列于太史氏銘于大墓
宜不復紀然其少時居鄉里閭長老為其言王本末自
王氏世有全閩其後部將黃紹頗據泉州以守王與留
從効誅紹頗有功及從効為帥王為之副從効死張漢
思繼暨漠思昏不治王自代之太祖皇帝御天下間道

請命於朝即授平海軍節度使太平興國三年以其族歸京師獻所有地朝廷不加一鏃而籍二州之人二州之人耕於山漁於澤不罹禍患涵濡太平之澤者王之庇祐我莫知深矣及其游宦知公之為人處豐貴顯榮之間而能脫奢豪之習清約恬默以自娛適招延士人講論書史仕宦四十年卒以次遷未嘗吐一語以干勢要人臨官處事一以法令不能輒為輕重將老即引去㦸然有自止不屈之意終始善良公之沒嗣子宗頗復

以孝聞本朝之制隷武職者不為居父母喪去官宗顔力求解罷服喪以盡子道朝廷從而奬之以率勵天下又能教其弟宗晦宗魯從學謹飭信乎能蹈孝友之節者也供奉君謂予曰嗟吾母氏一禮法持守門户鞠養諸子慈孝均一自先君子棄世時發篋視諸生平告勅撫而泣且戒曰已矣乎不復見也孰能永乃翁之傳者耶孤敢以哀請幸次先君子之行誌於墓具於陳氏所聞所見通知其三世遂銘之曰

推公之父舉二州之地歸命於朝世名以忠推公之子善天下之善服喪于家人謂之孝公乎上承乎忠而下遺其孝公之令德於是而顯十世之宥或以無有云誰必之視公之後

尚書司封員外郎曹公墓誌銘

公諱脩睦字其建安郡人為學通博性介廉喜自脩立大中祥符五年登進士第調撫州軍事推官南雄州判官改大理寺丞知邵武軍之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

州聞母大夫人疾委州印於其佐北走歸道未至被喪哀瘠過禮服除以大常博士通判越州再遷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通判泉州知邵武軍民有兄弟訟田者公為陳兄兄弟弟之義民相讓不爭代還前丞相杜公時為御史中丞薦公材能拜御史踰年改司封出知夀州又移泉州瀕海有渠道迎潮波漑浸旁田數十里自渠水湮塞田蕪租逋公與疏渠流人還業尋坐舉者奪司封去官歲餘通判信州知吉州公皆不行泰然有歸止

意上書願休官政以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既而嘆曰不事事而受禄不可謂廉復申前自列于上乃得請久之丞相章公言公退静可敦薄者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聞益達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悚動天下士大夫視聽以重進為髙慶歷六年春疾作次所為文詞四百餘篇勒分三卷疾益漬戒其子溥𡗝若世所謬浮屠法輸錢撃鐘與計七日而去齋者皆不得用二月乙卯終于家年六十八月庚申𡗝建安縣萬石村公之曽

王父諱某王父諱某皆潛德延休貽于後人皇考諱某累贈諫議大夫皇妣某氏贈某縣太君公之配朱氏封長安縣君治家有法卒壽州男覿建安主簿女四人長適南劒州順昌令卭與齡次適進士卭規次適太廟室長陳沂次適常州司理參軍何辟_闕孫二人曰顥太廟齋郎曰某尚幼公兄二人長諱_某舉進士早亡次贈諫議大夫諱與公未仕時固在名右鄉國號為二曹仕及諫議居朝剛直好言明道中以刑部員外郎為御史知

雜事論請復辟觸章憲明肅太后怒左遷興化軍終貶所其後天子追憫前忠特以諫議大夫表之公年五十有四即引例歸第舍園池疏列泉石置冊書棊琴於其中意之所適則娛味終日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輒謝曰吾方與紙上聖賢語差樂勿溷吾聽以是兄弟皆有終譽公之在官不以法令繩馭下吏刻己率之而吏益畏不以威刑讋憚下民平心治之而民益信嗚呼終始之節可謂善矣將葬其孤覿哭泣以書來乞銘銘可辭乎

銘曰

重勢榮利衆所趨也耄昏尚前世所愉也中年能休矯妄愚也惟公之存厲夸浮也西人之法志古無也今民涵濡費産輸也遺戒勿用遵禮儒也惟公之役袪怪誣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葉府君墓誌銘

葉氏之先居丹陽在唐梁之際有官于泉州者屬兵戈起因留官下子孫遂為令興化軍仙遊人時方否鬲連

世晦遯不克進府君諱賓字虞卿生當天下文治乃始業詞學應進士貢景德二年中第注潮州海陽主簿再調連州桂陽令廣州節度推官商人陳從吉鬻銅錢捕繫吏治急自誣已鑄鑄法應棄市府君鈐案狀不署曰是物非巧工不能為從吉商也且鑄必有范鎔具今無請更核果得真盜鑄者從吉坐買賣得不死一府稱服繇是有能名尋補建州節度掌書記以保任材廉改太子中允累遷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曹員外郎

歷知泉州永春南安邛之臨邛三縣事永春民有先惡嫌者冒重辟府君曰吾仇也獄雖真人亦乘以訾我裁附輕比南安盜截牛舌其主以聞府君陽為叱去陰令屠之即有告其自殺牛者府君謂告者曰截牛舌盜汝也訊之伏其罪代歸除通判南劒州事劒當閩衢水行持販茶鹽禁物上下山出銅銀治場凡三十餘所聚四方游黠輕剽刼擊殺黨與牽連事日下吏懼滯繫被罪卒不暇精覈府君專意詰決民得盡其情而獄無留焉

還朝以年七十致官事家居九年慶歷五年正月九日終壽七十九明年七月四日葬歸德鄉長安里王父諱擢皇考諱素能以儒書訓子致遂大其門累贈太常少卿皇妣陳氏追封頴川縣太君夫人陳氏河南縣君厚淑恭謹動有婦則前府君卒男二人曰任泉州司户參軍所臨職既去人輒思之曰傅登進士第終泉州晉江尉女五人適郭尹黃佐郭日休郭憲皆進士其季之壻泉州節度推官方慎德府君為政能察民善偽與吏情

數茍有敝謾必立見然正其事則已不深嫉而窮治之故所至吏民憚其明而不怨躬自儉約計奉以衣食歷任官無錙銖過累既老閒居課諸孫就學時行田壠視農事載酒肴與旁隣阡巷耆舊往來道說前事以為樂晚年資用饒歎曰吾具為利乎於是籍親戚富貧親疎者第而散之人益知府君官有餘財而約不以資也葬之明年司戶君以書并次其先君世族功治卒葬月日因其子壻漳州龍溪尉許稹以來乞銘於太史氏蔡某

具既以先達輩行視府君又與其子游遂為之序且銘曰

葉先丹陽官遷于閩室久而通翰飛以振初盤邑治爰佐南海直民究死聲問彌大于泉之治決斷大明一語得盜脫仇附輕剱交衢途猥集剽游事叢獄夥乃恤乃孚還官卧家協比里閭宴處遨遊歲月之逾老而中禮仕禄之儀儉則克終德厚之基年豈不多兹實其歸載行於詞永世之詒

端明集卷三十八

端明集卷三十九

宋 蔡襄 撰

墓誌銘

蘇才翁墓誌銘

蘇才翁諱舜元其先自漢典屬國武塟武功其後周邳公隋房公唐許公文憲四相世居不遷文憲之後曰傳素避廣明亂西入蜀其子振仕蜀為梓州桐山令生劔

州司馬寓司馬生贈刑部侍郎諱協是為曽祖考其配薛氏追封河東郡太夫人刑部生祖考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易簡終禮部侍郎祖妣崔氏廣平郡太夫人禮部生皇考贈工部侍郎諱耆終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娶王氏金城縣太君太尉文正公之女生三子皆有才名而才翁最長七歲能為歌詩文正公愛且奇之奏授同學究出身調蔡州興平主簿移尉越之新昌時詔復唐十一科而新令門選者不得與焉君乞還所有

官以應詔不得報乃上所著文章召學士院試賜進士出身明道中主開封之扶溝獲畿內饑甚君欲發廩以賑之其令畏縮輒移病君即出粟以活饑者用舉任者改大理寺丞服工部喪外除知開封咸平縣咸平聚兵以萬計軍中旦閱卒有厭大校之虐己者方持弓矢輒怒罵衆兵牽連一營驚譁君聞之至其所衆惶泣且訴君闕二字罷之因飲射至暮明日易其軍校而流其唱為驚譁者遷殿中丞移知眉州眉山會西夏元昊寇延安

君條上禦賊方畧知府事吳公遵路薦其才除通判一州事賊酋李興歸命邊州繫之而上其事踰時令未下君因言其賊來者宜厚其資速寵借以驅闕三字至者李興輩反為囚虜必已自悔且元昊慘毒而其偏校雖畏之其心豈易服從哉若餌以購賞必相引而至並陳攻守利害十二事以聞以太夫人憂去官尋勾當京東排岸司改太常博士三司使王公任君三司勾當公事出為荆南路提點刑獄未行易福建路汀州民王甯毆王

先至死以賕蓋覆得不敗且三年矣君至即捕按尚書屯田員外郎王稷為部將治窮其事發王先屍驗其傷猶然以歲久為請君特奏殺之又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移京西未幾又移河東以弟舜欽謫死湖州求江吳一郡得揚州未至改兩浙凡四皆為提點刑獄君益謹職顏杲卿真卿之後流寓溫州君索其祖告身家諜推之得其實建言近年守臣因賊屈附抵法誅戮蓋忠義不修莫為之勸今二顏之裔曰惟孜似賢皆為編户民若

録其嗣顯白二顔事以動天下可不刑而化朝廷特官顔氏二子祀明堂恩度支除京西轉運使邕州峒獠欵二廣邊用不給君以所部羡錢二十萬緡助之充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五月初二日終于京師之祖第年四十九夫人劉氏旌德縣君賢而有法男曰涓大理寺丞曰澥注洞皆太廟齋郎鴻汶及二女皆幼君曾祖而下葬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才翁之歿汴無資産以為生諸孤就養江南居潤州侍柩以行某年某月某日葬

於丹陽其鄉使人請銘其與才翁兄弟遊最久今皆已亡矣尚忍銘哉初才翁少年欲以文詞進願還官就科試思與天下英豪角逐於筆研間以力決勝不得如其意速邊隅兵興夙夜講畫謀策要以術數翦屈夷虜書屢上不見省用大臣如前丞相賈公丞相文公故參知政事范公皆持國秉力推薦之終以序進志不得騁平居談辯唐數百年間喜稱魏鄭公諫諍裴晉公德業李臨淮將兵衛公處邊事劉忠州通流財利韓退之文章類

此數人而已其議當世人物亦以之為標的於人少所稱許至有同班列偕出入漫不省記以是與者益少然涖官當事定慮果決所至制束强黠敦尚風儀其為文不迹故陳自為高古雖所不與者亦不能掩也君善草隸藏書數千卷皆手自讎校譔述奏御集十卷塞垣近事二卷奏議三卷文集十卷課子舍治經史率有準程所以諸子皆積學有立銘曰

龍淵之器不投兕犀孰知其利志古豪英不任於權孰

知其智負才自高不屈於人與世或異先民之載德不必年賢不必位大江之南順卜之吉慶延嗣世

瑞昌縣君孫氏墓誌銘

夫人之父故禮部郎中直史館諱晃在祥符間以直言有聲名數更劇郡治用嚴明當世推重夫人少喪母鞠養艱勤及既笄禮部自負才稱又加憐幼女孤苦必擇奇士得今尚書職方郎中葛君宮公雅遂以女歸葛氏初夫人之行公雅年餘二十以文詞中甲科為州將慕

官指期可得貴仕乆之回旋銓筦僅工紀平居益邑邑不自得或復慨嘆夫人曰為官窮通豈不有命耶既而公雅升郎位再以郊祀恩封夫人樂安瑞昌二縣君至和二年公雅罷南劒州夫人從還京師道病發亟命旋歸以三月二十日終於正寢年六十七月二十九日塟江陰軍江陰縣化龍鄉祔於先塋有子蒙登進士第處州縉雲尉女一人未嫁孫六人曰逢郊社齋郎曰充曰三老女幼夫人守禮法動止有度舉族姻内外無有不

得其所持生簡約使公雅能專意公家而無錙毫擾於民有内輔焉喜誦浮圖書將終遺戒薄葬祭之具神情如平生無有悲怛蓋婦人之難能者銘曰

叢蘭之芳一香同色生於名家化治禮則歸助其夫約清厥德惟善不忘壽考有極新阡崇崇子孫孝思寘文幽堂玆後之儀

延安郡主李氏墓誌銘

延安郡主李氏太宗皇帝之外孫真宗皇帝之甥齊國

獻穆大長公主之女也父為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許國公謚和文諱遵最大父運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曾大父樞密使鎮國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隴西郡王謚元靖諱崇矩家世勲業列在國史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主生於永寧第彌月獻穆公主見主於帝所帝曰女吾之所出也且有奇法異時非才賢不以逑匹因出縑帛以為慶逮周晬召至內省臨視除髮以珍寳戲物百餘種賚之甫七歲

即賜冠帔入謝賜見皇太子將拜之帝曰齒同矣孰為長徐推主生月日後皇太子乃使拜蓋欲以長幼序之每讌會中常呼置旁坐所以恩愛之良厚非諸王公主女所可擬天聖五年封長壽縣主以歸今閤門使忠州防禦使錢君晦錢氏自忠懿王舉所承襲十有三州之籍上于朝廷而其人民數十百萬不罹兵革之後以至太平陰施深長勲美蓋世主家以是通婚姻及主歸而其君舅文僖公以代誥命參禁密遂持將相印其族植

笏而通省戶者以百數門闌厮役青紫羣列號為貴顯然以主之重務自損下主益恭謹持禮承舅姑奉祭祀夙暮不少懈姻親娣姒降屈色詞以相接親疎有意於是諸錢內外悉稱主賢明道二年進延安郡封自和文公甍主歎曰吾獨有母存乎孝愛愈至時物之新者必先獻乃敢用皇祐三年獻穆捐世主哀戚甚却珠金之飾日夜涕泣思慕因見癯悴上念先皇帝弟兄無復存者乃恤其孤謂主曰大長公主歲常資郡主厚甚今寂

寘耶俸錢九月六萬特增至十萬是年除夕主還外舍設奠盖歲新矣而母不復見也號慟咽絶左右更勸莫能止夜中氣懣胸比歸疾益力戒二子自强以立門户斂瘞之用必以約四年正月四日終春秋四十有三上惻悼不視垂拱朝一日命中司賔臨弔賻贈加等以其年四月十日瘞河南府洛陽縣邙山之原從先姑之兆子三人曰景初光禄寺丞景裕大理評事其季早夭女適右班殿直趙思復封壽安縣君先主二年而亡孫男

四人初父和文公博雅有文喜與賢士大夫游獻穆又以賢德輔之著於天下主更見清習皆善行故不以貴勢富侈自用閭閻民有死喪不能給必資其家隷侍使令未嘗訶譴有嘉賓馬親視烹飪雖其資敏淑然有所從來矣主善書能為五七言詩居閒設烈女圖讀書史以自娛二子就學日程其所為又勤解説曰吾觀持粱策肥者外雖矜豪而中空無有多慢侮人豈聖人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義乎若不為此吾意安矣故二

子知所以為學防禦君能亢其宗以有聲名主實訓有助焉銘曰

猗哉延安肖於悊親少所養習既歸有聞婉娩令善率禮而文唯時貴重世莫與隆羣從祁祁車服有容天子惟舅言朝於中北第高門爰東其軌父王之孫母兮帝子曰予爾思我適則喜旋於我家相印簪笏齊珥則多君姑娣姒以承以比和樂有序孝愛深矣哀隕其生子學而力夫以材名胡不遐考用覲厥成孰不願年曷支

其傾惟德之壽寢久益明於何其壽其壽斯銘

尚書職方郎中謝公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泉州晉江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以信義稱於鄉太夫人徐氏生三子君最少祥符八年舉進士歷撫州臨（闕四字）軍事推官太守受賕賄舞法君据平無所撓訟者不之守而之君州政得不敗守亦善去改大理寺丞知龍溪縣縣人曰是故州從事持守正使無害有恩於我相與喜具酒食相過從為慶賀者至則決滯訟

條剗舊蠹民以便安徙容州北流縣城郭倉庾廨舍道梁一皆新之就知雷州軍州事州傳海有蠻夷風不知學為葺孔子廟聚諸子弟教以儒術雷人業進士自君始大豪李郁築城得古印立盜契奪民田百餘家五十年不能直有訴於君者即捕繫庭下問狀具伏而郁老當贖君條其甚惡不可假卒致以法通判福州晝購巨盜悉誅其黨諫議大夫方公謹言治廣州辟君貳政廉取番舶輸官之利以招其徠至罷去夷人涕泣思之知

建州歲無留獄長老紀焉又知開封府之祥符治愈精徹有聲名朝廷用薦者言將任以刑獄錢穀而君懇求便藩得海州會歲旱有蝗過境一昔拱穟死吏民驚歎以為異政之應皇祐五年正月十四日卒於官其孤護全柩以歸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里娶黃氏故直史館宗旦從妹也再娶其弟封永康縣君子四人彥輔太廟齋郎先卒仲規舉進士第越州蕭山尉叔矩未仕季成太廟齋郎女八人適余昞祝蝦楊璟劉鼎臣黃世永

朱仲陳大雅陳箴君性樂易無貴賤親疎接之皆盡其
衷故人多喜愛之數官嶺表不以僻陋自失所至喜設
施為民賴利在海州嘗謂其子曰謝氏居閩未有仕者
吾起家州縣自大理丞八遷為尚書職方郎中贈吾父
都官郎中母長壽縣太君斯亦榮矣歷官三十九年無
小過失實吾謹畏然爾汝曹念之故其子益循篤學皆
可以大其家者銘曰
六十九為已壽位郎官才未究政在民斯不朽

內殿承制王君墓誌銘

王君諱翊字輔之兩浙都廵檢使罷還皇祐五年五月七日卒於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四日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襃親鄉其孤䟽哭而杖授書使者以來請銘曰我先君之先錢塘人後遷於汴少孤家窶以書藝補官歷七任終六十有一今葬有期且走公門下日久固知其所為幸或銘諸墓使有聞於後世公之賜深矣余為次其官族初授涇州保定主簿治有稱再調永州司理參

軍州將曲獄君曰獄辭定法可妄移哉永邊溪洞蠻獠

寇境殺廵檢使君請募敢戰五百人自率之遮阨設伏

餌以羸形賊果來擊之敗走入焚其廬以理官不應捕

寇不當其賞除常州無錫尉轉運使叚少連以材明嚴

察部吏每行郡縣必載君舟中語至移日出界乃遣尉

滿君歎曰俸微不能庇吾族還都退居視時物上下取

與出納居二年庾有粟馬所與遊皆貴近人久之陜西

用兵討元昊君奮曰陋矣吾視此屑屑耶上封章言十

事書奏即召對延和又令於資善堂究陳利病再遣使問所欲為曰臣言可用幸天子用之不敢徼利夏隨為陝西招討使薦君智能授左侍禁涇州長武寨主元昊入寇至渭州寨民將逃去君諭之曰入保此吾必能守衆乃止遷西頭供奉官河東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專置堡寨一十有五招懷蕃户二萬餘每進對多言時政得失輒觸權要再遷為承制三司使葉公清臣任君監在京榷貨務僅十月計所贏錢二百萬三司使移他官

君失所知求見上言事願解局遂除都巡檢使又上書
曰臣有通流貨財之術歲可得錢千者四百萬欲道其
所以然於上前再三不得召猶曰罷歸幸得望殿陛咫
尺盡吐吾術矣比至京師病且卒卒不能出其術悲夫
君娶胡氏子七人男曰威三班奉職曰甝兢舉進士兢
中第喆班皆幼女長適前河中河東主簿呂公次適謝
公弼早亡銘曰
材以時成則資材艱於用匪成之艱利國有原動如轉

圜曰時與成惟命惟天

右班殿直監慈湖都鐵冶務程君墓誌銘

程君居興國軍大冶縣世為著姓右班殿直諱叔良字仲卿尤有善行其曾祖諱侃仕偽唐軍器副使祖諱滿光政院承旨父諱昭字某三班奉職以材智自高金陵平浮江而上至慈湖依鐵山治以通吳蜀之利積數十年致鉅資散施周人急難名譽翕然君承父兄之舊少從學好老氏書服其慈儉之訓所居夏秋潦水環民舍

衣食無所從得君計其口而食之疾者餌以藥石死者瘞以棺歲用為常明道中江南饑疫殍殣狼藉道上詔督郡縣開廩以濟之發徒以瘞之尚莫能周而君之里閭無饑人無露骸其視人之所苦若出於己晝夜不懈親戚之貧而歸隨所厚薄而活之至於資身自為約薄不營出入悉責家奴時一省視去其欺己者以是雖居豐有而甚適旁居田墅治園池植草木發泉石在處為亭臺賓親遊行嘯歌一醉灑然當世名公卿作詩以詠

道其善年五十有六以疾終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六日也將疾自疏簿目一通皆治喪事親族之禮施用之具與其塋所若年月日既終其孤啟而行之無有乏事遂以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塟於流水里之南岡君兩娶鄭氏有子九人男大年三班奉職治經史力世其家曰龜年堯年康年皆敏飭向學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郭之美次適開封府太康主簿蔡高次適衛尉寺丞聶平仲二人尚幼太康主簿予亡弟也以婚姻家知君最舊有

所部官嘗以書通客與之錢不能塞欲其人後言財利事得出使南方猶泄前怒增君官課鐵歲百萬指期必破產或諭君出其手迹以直其事君曰寧破吾產勿破吾行予乃知君終長者為之序且銘也銘曰

致適於無以放其身厥隱於真捐己之有利及於人雅義之倫愛協鄉閭不獨其親允富其隣生也勿畀没焉不泯考信於文

泉州司户參軍葉君墓誌銘

葉君任字仲堪興化軍仙遊人父諱賔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恩補一子官君以是為江州德化縣尉歲餘乞便家事親得泉州司户參軍時監司有不喜君所為不苟者因自牒去職歸侍都官府君至殁不去左右遂無意仕進以終其身君於為吏臨衆必先繩其尤强猾者治民必先憐其尤貧弱者故所至必辨而去則思之上官以勢奪其是如以礫食吾不從也其餘家居廩有餘粟遇歲凶荒薄其直而出州黨賴之民有喪與疾時其

急難以濟其力游舊之好益困愈覩若寒而就燠吾不去也故其生也人譽之而亡也哀之迹其所從來葢有以得之者初棄官歸年方壯强頗窮山水娱詩酒以自放或説君起仕君謂之曰達者人之表而議之招也享其利而不勝其任得所欲而違於義君子不為也古之人所以約而自全者其心豈異乎人哉葢知其所以然而安於分也且怵惕窮年孰與茫洋無間以自適乎君生五十四年而終於嘉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葬於歸

德鄉化善里其世次予嘗誌都官之墓可從而考也初娶王氏再娶呂氏皆有賢行而早世長子曰祐以文詞為名進士卒年三十曰裕十有五歲持父喪如成人曰袷尚幼女十一人二人適太常博士許禎郴州宜章令陳啟期六人為進士妻三人未笄許君與予善述其孤之意從予請銘銘曰

行修於鄉而老少之懷志安於分而榮悴不遷此力於吾道者也若夫寘乎造之有端託於適化之會於我不

居秉時以行抑老嚴之徒歟

太常丞管勾河東安撫使機宜文字蒲君墓誌

銘

蒲君叔範天聖八年自閬州以進士貢至京師年二十第中乙科余時少君一歲而第同籍居同巷出處相從意氣相得也皇祐五年君以太常丞管自河東安撫使司文書隨其府君并州而余為知制誥權禮部貢舉有以雄詞壯論異於衆者驗其名氏曰蒲宗孟其父師道

乃君諱也是年春宗孟釋褐于喜君之有子且將賀宗孟歸亟以書訃曰我先子以四月一日終於官孤宗孟扶喪以寓京兆明年十一月一日遂塟京兆府咸陽縣龍首鄉之北原敢以告余旣弔之而為之誌其墓曰君曾祖茂璘仕偽蜀為彭州判官祖顗士善藏書父伸贈大理評事三以鄉薦退於春官自號北谷散夫君承父詞又得所畜書以讀而性警悟十餘歲能誦經傳屬詩賦陳漸以文學名於蜀一見君所為詞章乃以女妻之

今延福縣君也太夫人陳氏追封奉先縣太君君少失所恃事繼母朱氏封壽昌縣太君禮孝尤至故鄉黨稱其詞行及涖官處事又以材聞初授成州團練推官吏易君年少不更事君未旬月已通法令簿書摘其隱謾惕惕畏服再調延州推官元昊慢形見君謂州將郭勸曰度元昊必變變則延為寇衝城圯塹堙無以為備願建言治之郭勸以其言聞於朝報不下既而元昊果叛諂城延州君曰役促民勞未戰而困也范雍以振武節

度為陜西經畧使治延州宦者盧守懃為兵馬鈐轄中貴人臨邊自喜事必己出嘗欲決有所行而雍難之守懃怒發聲色引起君止之復坐曰太尉為大帥而軍政不一鈐轄驕傲如此何以帥下願太尉斬之以徇衆守懃泣恨日牆其過至罷歸莫能塞所願尋為武寧軍節度推官汲洋二州人爭水利數十年競訟至破產不已朝廷下其訟轉運使遣君按視君從二州人以行隨所曲直而辨之為立約束分水漑注二州之人各當所欲

迄今便之以父憂去職服除除鄆州觀察判官監杭州
清酒務改太子中允知京兆之高陵高陵前號難治君
後威刑而先禮教有父兄告其子弟之不令者君召其
子弟語之曰順於父為孝順於兄為悌汝以悍父兄之
心遷而為順則為善人夫何難哉我即坐汝不人類矣
聞者愛服遷善縣豪距縣二十里作府君神祠以巫覡
蓄蛇怪日言禍福簫鼓歌舞通晝夜男女往來輸金繒
木石為之立廟至有冒為尚方器服者君與民期曰令

將禮府君神民聞令來悉集既至羣豪翼巫覡以導君曰未齋潔未宜見神且汝能迎置府君神者及能帥衆力而廟者巫能通神以下禍福者果誰乎衆各指之君即麾縛數十人繩以嚴法籍其材而更其廟移知泉之晉江會宣徽使李昭亮知延州奏君攺發署判官事宣徽徙澶州并州皆辟為從事君感宣徽之知己事無鉅細力為晝議君沈静有識慮壓於貴勢必諍辨是非平居鮮語人過喜察姦貪梏其手則已不務煩苛善議論

上書言禦戎備蜀廣儲嗣事皆切於世者而官止太常
丞年止四十有六自初仕至終皆在幕府助人為政而
未嘗得專所為以見於人也既卒貧空孤宗孟紹其家
有女七人三嫁為士人妻四人尚幼其稱明年至和元
年也銘曰
才不必有位而德不必有年或曰命然生有善行而殁
有嗣傳孰與祉焉已乎奈何歸安兹阡

端明集卷三十九

端明集卷四十

宋 蔡襄 撰

墓誌銘

尚書職方員外郎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士昌字子弼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調吉州永新尉婺州司法參軍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監常之商税務移知益州靈泉縣以太夫人高年願監舒州皖口倉

未行服喪外除知江之德安罷歸三司使田公况辟君編三司例策書成二百卷權知功州五遷為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潤州以代期未至寓居江陰軍嘉祐五年七月十九日終年六十二七年正月十三日遂葬之江陰之江陰縣化龍鄉曾祖諱裕東平壽張人祖諱其贈大理評事父諱延之終湖州節度判官因家真州之楊子縣贈屯田郎中母趙氏贈永寧縣太君繼母孫氏仙遊縣太君娶葛氏封壽昌縣君男三人曰袤許州臨潁尉

裴褒皆進士女二人長適楊漼次未笄范文正公薦君館閣之職田公又薦為㸃刑獄皆未及用而卒予㢸寛恕渾厚與之言初若可見其際及游泳益久即不知其所之視世俗窮通壽夭榮悴憂喜無一事可係其志居閒讀書為文優游終歲其與人處若槩取之從容而論當世士葢所與者無幾矣嘗得偽造印文者其法應免遠官及移蜀或謂用此可免君曰幸人之死以追移蜀吾不忍為其所以為人大率如此此前世所書有德義

量度君子不能過也銘曰

内全於德不與世異官無顯功進不近利古有君子其道斯類嶷然高風薄夫之媿

贈光禄少卿沈君墓誌銘

府君諱平字遵道曾祖曰籍衢州常山令祖曰德饒越州剡縣丞父曰仁諒海州朐山令其先吳人剡縣丞卒葬會稽後朐山退老於和州因而家焉君少與伯兄曰及舉進士為文章通書史既而伯兄景德及第以仕而

朐山致政事還歸君曰吾其養親乎歷陽闢田疇因物適變遂以富饒計鄉黨親戚厚而周施之逮親終伯兄服喪乃籍所有以奉之伯兄曰吾利汝財乎於是悉力以治喪事久之族子欲異産與之利田宅而自取其中下者衆益義之君曰吾有五子教以儒術清白足矣其不富之患乎以天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終是月二十八日葬於龍陽岡之原夫人胡氏男五人曰立齊京言充女三人君早殁夫人賢而有禮訓育諸孤立以進士

中科為尚書兵部郎中兩浙轉運使迎養三十餘年累贈君光禄少卿叙封夫人壽昌縣太君嘉祐六年夫人卒明年舉祔舊塋兵部博學有文藏書二萬卷又所至稱職將以材能進於時宦仕顯榮其可量哉所以知君識慮之遠也銘曰

不仕而耕以養其親而終其身於嗟君兮力而豐有施及州里推其族子如其義兮守法儒學教屬子孫實大其門不亦智兮龍場之下卜吉而藏勒文前岡孰與壽

兮

尹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尹氏父尚書職方郎中直昭文館諱少連郎中有數子而女獨夫人又少聰警識圖書辨音律故加愛焉及長以歸國子監丞葛君寔丞晚得官當未仕與夫人治家事夫人事姑勤謹不懈而於夫人之族親撫接皆有禮意母楊氏諸子隨官遠方夫人念母之老迎歸以養年八十餘終於夫人之家即葬近墅其於孝愛深

矣丞以文進而乆不第夫人未甞戚戚歲時奉祀與娣姒族親宴飲列女僮鳴管絃以相和樂觀世之休悴初不經慮益喜浮屠書頗知其指歸有男令彦汝奇皆舉進士女適眞定元氏主簿施硯其季幼也内外孫八人享年六十以嘉祐六年八月初九日卒八年八月十五日甲申葬江陰軍江隂縣化龍鄉丞曰吾妻之賢君不可以不誌間千里之遠以來請銘其銘曰

詩稱公侯首考其家均一之德法度是循唯彼婦道於

斯則難嗚呼夫人茲其尚焉

光禄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公諱昷之字景山其先黄帝之孫始作弓矢主祀弧星以官受氏周衰六國爭雄而張氏五世相韓良佐漢有功侯於留留侯之後丞相禹司徒歆子孫益多散居四方其居東南繼為大姓曰簡者廣陵人生昇仕唐為滁州清流令昇生約金吾衛長史約生訓公之曾祖也以勇謀事楊行密為黄州刺史祖諱璆仕偽唐校書郎後

典親兵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妣顔氏考諱泌右内史學士太祖平金陵從後主歸京師授贊善大夫在太宗朝建言時務評讞法令多所施用終給事中累贈太尉妣馬氏贈清河郡太君公少孤知力學問有名於時大中祥符八年擢進士第授温州樂清尉再調潤州觀察推官召還校館閣書遷殿中丞集賢校理通判常州常饑發運使急於官糴穀益貴公奏罷糴而民不流亡蔡文忠公薦其材可任監司之職時輔臣不公悦者出知温

州文忠公又薦之徙淮南提點刑獄楊崇勲以恩倖橫
恣護吏漁民縣令有不已從者崇勲怒下令獄公往察
問而出之流所護吏數十人崇勲怗怗顧首尾於是部
郡相視以法移廣南東路轉運使廣之夷落有罪任其
酋以夷刑夷刑慘酷公請以律令論海外舶舡歲至犀
珠瑇瑁諸香奇物官取十一城中濠與海通惡少年暮
夜乘潮汐匿藏奇貨重物不肯輸官前有欲為水柵以
制之者卒中毒死事遂寢公治材他所一日移置濠上

水柵立成貨利稍稍入官海有羣盜聲指廣城民相傳動驚走郡為備具公料賊來不先聲徹備張飲人得以安賊亦果不來代歸權三司度支判官未幾除户部踰月出為京西轉運使且行加直史館改授河北賜三品服是時契丹頻年遣使道路交衽供具百名取辦於民邊郡益戍兵調用滋廣公計其所必用取之擇其所不急去之不以名使人要必功實雖米鹽下吏莫不延問稱薦禁束侵牟故吏畏而為用民以是便之轉工部郎

中召還爲三司鹽鐵副使其職文書縈夥公一省不忘條理出入下不敢欺三司使奏他事上見公姓名獨語曰必須再去又首肯之明日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入辭上曰卿之行出朕意旣至璽書委以密察邊事軍馬重輕與兵官材否公感激天子所以推信勵力以安百姓實邊塞選兵擇吏爲國久計未幾保州兵叛州兵幾萬人號都巡檢司先嘗從太祖北伐有功敕其軍每出巡别給金粟兵分三部州將領其一裨將領其

二其後州將典城兵不出廵亦不復給裨將皆中貴人
月必出廵出則給之或言其不均者朝廷委公其事即
允以武臣代中貴人總三部之兵更其出入而廪給均
焉中貴人罷去悒悒懷恨未有以危公者會監郡與主
兵官不相能辱之兵怒殺監郡閉城叛而以公罷其金
粟之給為名公馳至城下迺即以兵環之朝廷累下敕
牓招降而門其東西至堅且懷疑太子少傅田公況時
總其事遣部將郭逵入城曉諭門開諸將入其唱為亂

者千餘人衆恐其為變公謂田公曰保界虜壤兵驕叛亂如此反覆未可知今不芟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於是悉坑之保州平奪職知虢州居三年貝州軍亂先其所欲危公者謂公前使河北有妖人李教坐法公寛之貝卒得李教為師以亂冀人叚得政將詣登聞自陳常為李教獄詞逮連教父曇轉以私書屬公同職者得詞絶至澶州監河橋索其槖以聞事下御史府貝之亂實無李教而得政所訟無根猶追三官監鄂州商稅復工

部知漢陽軍祀明堂恩遷刑部復待制知湖州又移揚州公自以直廉遇天子任使欲以所有唯上所用不幸一跌摧落不復自振年且至矣遂上書乞還官職之事徙潤州申請茲堅除光禄卿致仕還老常州以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終年七十八遺命葬滁州清流縣昌城鄉杜沛村從先人之域諸孤以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克葬先夫人任氏後夫人曾氏參知政事肅簡公宗道之女封闕壽郡君男曰次卿試將作監主簿早

亡曰次山次元並大理評事有材能名女六人長適京西提點刑獄宋任次適廣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抗次祕書郎田沇次著作佐郎蔡天球次新鄉令石約次大理評事吕希哲公忠廉鯁直以節義自尚愛友親族甚厚謀於國不以其身之安危篤於親不以其人之厚薄吏治精明施設若煩密難通而公持之簡易所至民懐其惠而不觸其令尤於本朝故事詳悉自建隆以來史所不紀每指一事即疏其人姓名年月最為審據家

居或客使造門語及天下利病慷慨議論憂發顔色忘其身之老也夫士之處世立一節一行已能自見於後況其多者然必有誌録乃可傳信銘曰

礪世之速先於飭身防吏之嚴本乎愛民資國以富其要曰仁佑武以制其威曰神力志於斯庶用自伸矯矯在公卒要於人顧言返葬杜沛之原寘文坎中名與石存

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贈刑部尚書謚曰襄余

公墓誌銘

治平元年六月癸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前知廣州軍州事余公薨于江寧府之行舍以聞天子為之不視垂拱朝一日賵賻有加贈刑部尚書謚曰襄其孫奉公明年七月二十七日葬以計來且求誌其壙其為次哭之已謹序之曰余氏自閩徙於韶之曲江曾大父從大父營父慶累贈太常少卿母黄氏追封吳郡太夫人公諱靖字安道天聖二年中進士第尉虔州之贑縣又中

書判拔萃科改將作監丞知洪州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入崇文館校三史謬誤景祐三年充集賢校理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屢言丞相過失貶饒州言事者畏縮不敢論列公即上疏曰古之帝王逐諫臣終為盛德之累仲淹宜在朝不宜遠謫坐是落職監筠州稅尹公師魯歐陽公永叔繼之皆以朋黨斥去朞官徹不得自達作詩四篇以直之一日傳於京師故天下目為四賢移監泰州稅又徙知英州丁太夫人憂還朝復集賢校理同判太

常禮院慶歷三年上念西夏亂邊官軍屢敗四方困于供億特增置諫官四員以補聰明向之觸丞相而得罪者頗引用除公右正言於是朝廷之大議政事之得失權臣材德之是否士大夫之賢不肖莫不盡心而舉正也元昊為患日久時議有金繒之賜輒首罪稱藩將從其請而契丹聚兵燕朔曰我為南朝皇帝討夏人勿宥其罪朝廷謂借契丹之兵以討賊則彼自矜功拒元昊之請絶其向順之路必也却契丹而納元昊當得使者

以成其事公亦屢言二鄙利害乃遣公使契丹既至辨其曲直以理奪之北還契丹収兵元昊稱臣四年知制誥史館脩撰其年再使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數十年間天下風俗以謹默自守掩覆瑕垢為長者一日剌舉彈繩多或罷免又嘗所言者進持國柄仇人乘勢中以事授將作少監分司南京久之叙光禄少卿天子且欲復用權臣以諸衛將軍壽州鈐轄處州服父喪儂智高陷邕州循流東下破九郡次廣州以祕書監起公喪廬知

潭州金革之事義不得辭改知桂州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廣城堅不下賊大掠西歸所向無前趨邕州欲倚峒穴為久居計公先移檄交趾及諸峒使之捍賊智高至外無助援會朝廷命狄宣徽青將兵至公與孫公元硯𡸁共其事智高敗走復邕州乞解官追終喪制詔不允除給事中仍治舊府御史梁蒨言賞不當功又遷工部侍郎選死士入特磨道生擒智高母與弟送闕下戮之充集賢院學士尋遷戶部自言久官嶺外瘴毒所

侵惟陛下哀憐又移潭州青州遷吏部嘉祐五年交趾入邕界殺廵檢五人驛召公於青州上諭之曰卿熟南方事已授卿廣西體量安撫使其勿辭公至邕召交趾用事者費嘉祐詰之曰汝主世為藩臣何敢爾耶邊民私忿相酬不知官軍誤犯之幸得自新當送首惡者歸命既而械致五人莅刑于欽州歸奏所以治蠻之狀授尚書左丞知廣州今天子即位遷工部尚書廣多奇貨南官者蓄以為利公戒其北歸勿得持南物其俗輕揚

教之禮法簡而不苛去之日百姓懷之公薨年六十五
娶林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從周之女封魯郡夫人男三
人伯莊殿中丞早亡仲荀太常博士叔英太常寺太祝
女六人長適尚書屯田員外郎郭師愈次祕書丞孫邵
次建州司法參軍周熊次祕書省校書郎章惇裕二尚
幼男孫四人嗣恭嗣昌皆太常寺奉禮郎嗣隆嗣徽未
仕女孫五人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
公之在館閣居諫院其嘗同職事其斥鈞州使北庭經

制二廣賊盜平定交趾知廣州皆見其行也故其學術文章忠義謀畫知之最深居常謙畏寡言不敢少忤於人及論事上前分解落落詆刺大臣易於揭夫出入兵戎危難之地若在宴處何其壯哉已之無悶用之有為斯其蹈大道者也銘曰

公進於朝卓爾辭埶任之諫諍直言警世西夏亂常寇攘洊歲翻然向内願輸信誓契丹横議集兵幽薊單車出使安危是繫胡騎引歸羌酋受制風雲指麾天日清

霽峒獠猖狂自西而東起于喪亂經制元兇賊竄窮荒生致其母戮之馬市腰領殊處交趾來擾再往南土呼其種豪屈之一語二廣十年恩威是宣公甍民啼其何使然迄于故闕二字終斯全我銘公墓唯信之傳

司農少卿致仕王君墓誌銘

達夫諱益恭姓王氏其先居太原徙潞州曾祖諱崇贈太師曾祖妣周氏齊國太夫人祖諱景純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祁氏魯國太夫人父諱慎樞密使吏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妣石氏追封永嘉郡太君寇氏華原郡太君自魏公始家河南今為河南人君於大中祥符間以蔭補右侍禁天禧三年奏換衛尉寺丞自衛尉六遷為尚書司封員外郎康定二年以司門致仕皇祐三年大饗明堂除庫部以大祀恩用子升朝例叙封改水部又改倉部考功二郎中嘉祐八年上即位授司農少卿治平二年三月十二日終於西省思順里第年七十四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南縣魏封原先公之域娶李氏封金城縣君子二人謹言尚書駕部郎中謹行殿中丞女三人君所歷官監昭應宮法從庫開封府襄邑縣税西京麴院磨勘司簽書河南河陽府節度判官公事最後知河南縣凡九任行三十年清修無過必稱其職嘗慕唐王龜之為人務遠權利魏公之治雍孟襄汝也皆去官侍養逮參知政事於洛陽治新第成君致書於魏公陳老眀止足之戒願引年謝政還居於家輔藥石導和氣以延

壽命言詞懇懇公以詩答之曰疏家子數揮金後御寇
妻悲遺栗田爭似吾兒知止足陶廬容膝早歸來公以
朝廷恩數倚任之大至於將相終闕二字甍服除君授河
南自伸夙志遂還官事日與高隱者遊晚年喜釋氏篤
好華嚴經日繙一帙深通體用止觀之趣家所藏書雖
子弟求閱必手自檢授出入甚謹而於田産資利隨所
厚薄視親疎急難賑濟之不復會校洛下多名園時與
其弟觴詠終日陶然自娛居閒古書真畫間或展閱其

外紛綸過前不吾接也嗚呼當少時父為大官乘勢可
進輒以書規切冀其引罷仕及中年後有顯位可指而
待輒棄爵禄人情莫不好榮觀而厭卑處君豈異於人
哉顧其中所存者勝所為故能安於所尚非天機淡泊
動與道合者惡能至是邪具與君昆仲游最久於葬之
先君之弟兩浙轉運使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校理益柔
狀君之行以銘見託銘曰
大道之行人隱于天其德純明不居物先薄夫懷貪生

死利勢扳躋勇前罔或畏耻嗟嗟夫君中年退休超離
造化蕭散林邱高尚之節可監於後聲名日遠於君何
有

尚書屯田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郭君諱之美字君錫世居廬陵自其考始以文詞舉進
士君錫少聰敏加人從其父學景祐元年年十八與其
父同日登第仁宗皇帝臨軒賞其幼異為改今名初調
蘄州蘄春再授楚州淮陰皆為主簿以吏事不中法去

官慶歷三年為梧州司户參軍闕四字年復注惠州轉運使聞其名用之權韶州闕四字州有鑄錢監監卒怨其監官是時儂智高叛輒請於監軍韋貴曰願往邕州擒峒賊貴叱去之君策其必變曰叱之所以激之也陰為州備其夕監卒殺監官趨州門斬關且進門有備兵出其不意格鬬誅斬略盡儂智高入廣州肆兵外掠又移權知南海番禺二縣募敢勇亡命之徒遇賊必戰殺獲甚多所至賊為之縮斂蔣偕被命專討軍無法律遣使召

君計事辭不往後數日偕為賊擒皇祐五年以功除大理寺丞簽書南雄州判官公事以父喪不行又丁母憂服除以大理丞知兖州萊蕪監嘉祐五年遷丞殿中監在京豐濟倉賜緋魚天子即位恩遷太常博士初作永昭陵河南府素號窮空所費仰給三司時余為三司使薦君於永安入中錢糧善計纎悉終以辦事時議稱之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治平元年知開封府中牟縣縣居京西一舍仍歲水災多盜賊賦斂頻數民益貧君視其

部中溝洫不治因上書乞治水嚴盜禁均賦役朞月之間使客稱其巢給百姓頌其均平而不擾未幾以命免仍坐舉故人之為長吏者入官長吏有罪追君一官罷去百姓條君善狀訴於京尹願留不得即遮丞相馬首叩頭嘘唏幸少賜我既又不得泣涕而去明年歸蘄州未至終于舒州桐城之傳舍其孥以喪歸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蘄水龍潭山先人之塋享年三十曾祖諱諫祖玠考諱佺字闕四事推官累贈太常博士妣施氏封安

福縣君闕字 三娶程氏再娶王氏男曰大時大明為進士大昕大闕 與三女皆幼君好學多通理勢重輕之術每官必有記述皆世之要用有文數十百篇尤善論兵數上書言慷慨病且革歎曰丈夫固當以病死耶君之弟之翰以書自蘄至杭告余曰兄辱知於公今失官而死且葬矣公其哀憫其孤而銘其壙以慰存殁余為之銘曰

事而不試惠而不施古人有言世莫我知進焉而躓壽

止於斯匪世之疾又將咎誰

尚書禮部侍郎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紓字武仲先世居秦曾祖諱保雍始居安陸客有寓錢數百萬而死他日得其子還之客子莫知所由辭不受遂施之浮屠氏於是湖湘之人稱其長者祖諱嶼東頭供奉官嘗總兵秦隴間以數十騎入乘虜郭虜畏其名考建中舉進士積學而多材能悉産以濟人急難故與游者多名人君承數世累義之美資性明敏所

習過人初應明經以為不足以自立曰吾豈誦數者又舉進士天聖八年登第主安州之應城簿越州司法參軍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歷知婺之蘭溪越之餘姚徙知益之新都貧不能行監楚之北神稅湖南安撫使王絲薦君為簽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權潭之長沙其縣喜訟難治君視其繁闕簡其術如無一事劉丞相號為明果時知闕四字所為大喜稱歎轉運使時其事叢臨縣覲闕四字狀非其要不問問即自服雖得罪者亦喜躍而

去郴州宜章民持偽券奪人之田屢獄不直委君決之君攬案曰義章以太宗舊名而更之市田之歲在義章其券乃今宜章印也獄遂決三遷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審刑院詳議官峒蠻儂智高寇邕州詔龍圖閣直學士孫公沔往經制之辟君與行從招討使狄青破智高於邕州界是夜軍輒驚擾孫公謂君曰行者數人多以事避去今獨君在此真義士也以勞授職方權大理少卿君通春秋及為法官多引律傳經酌理參讞有可矜者

必為之言殿直曹且監主自盜應死君曰其父僕甞戰
歿仁宗聞之惻然為減一等仁宗恕寛哀矜令天下大
辟有疑或情可憫者得以上聞四方體朝廷好生之意
率以情法遷就求為末減君曰法正情直州郡當自決
之今乃諉上以苟僥倖類是者請致之法於是朝廷著
令以班天下遷祠部郎中嘉祐元年五月甲子卒于官
壽五十有六累贈尚書禮部侍郎喜讀書記其大旨以
資職業比為審刑大理以中道論法不為守文吏故所

濟活甚衆為詩有精思入唐人風格清峭可尚尤善章奏書牘諸公或請之皆了其意而文彩蔚然祖妣傅氏妣楊氏天水縣太君劉氏河間縣太君娶李氏汝南縣太君駕部郎中文蔚之女今夫人鮑氏樂安郡太君其父闕職方郎中男五人獨著作佐郎知潭州攸縣闕三字諫知制誥知荆南府猗將作監主簿猛未闕四字士張蒙山以治平三年月日葬于安州安陵縣其鄉余與君為同年進士少嘗仕官往來數相遇於淮浙間每見飲酒

笑謔不休皇祐中司諫以文中科為天下第一余嘗慶君曰子為狀元而其父固可知已用是為適今援毫襞紙遂銘君壙遽至於是乎銘曰

材力之次要必有成文詞之敏煒昱敷榮傳經裁讞區處和平世資以義用永厥聲乇于其躬來者其亨坎中之紀後世之評

端明集卷四十